

長松茹退
黃帝祠額解

聖學範圍圖說
祝子小言



祝
子
小
言

祝世祿 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長松茹退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 7-101-00894-1/K·367

祝子小言

此據寶顏堂祕笈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視子小言

明 祝世祿著

人亦何常。唯志所造。識高志高。識下志下。一人對奕。左右持之。等是勝心。有持和著爲勝著也者。有持敗著爲勝著也者。識不足也。故無志辨志。有志辨志。何以辨之。曰識。

天地如許大。萬物如許夥。人身不過七尺。元會運世。十二萬年如許長。人世不滿百年。以百年光景。分十二萬年間。不啻電光石火。以七尺形骸。寓天地萬物中。不啻九牛一毛。萬馬一鬣。能於此勘取。生身世之極悲。開乾坤之隻眼。孰得孰失。何去何從。定不取憐市兒。自失大丈夫。無上勝事。

學者未論造詣。先定品格。須有鳳皇翔於千仞氣象。方可商求此一大事。不然。渾身落世情窠臼中。而因人起名。因名起義。輒號於人曰學。何異濯纓泥滓之渦。振衣風塵之路。冀還純白。無有是處。

患莫患於不自振。洪範六極。弱居一焉。一念精剛。如弛忽張。風飛雷動。奮迅激昂。羣疑以亡。諸欲以降。百行以昌。更有何事。

夫世海也。身舟也。志舵也。世之溺人久矣。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。不與風波滅沒者也。操舟者舵不使去手。故士莫要於持志。

人須張上下千年眼。方不誤百年身。

人之精神。貫金石。動天地。何所不至哉。患在有以分之而不聚。聚歸一路。又患不知訣竅而用之。往往苦難不入。因而墮落。必如痼瘕丈人之承蜩也。用志不分。至不以天地萬物易而後爲聚。必如庖丁之解牛也。用刀善刀。芒不少挫。而後爲知訣竅。

元來無窮。上天下地。往古來今。總游我無窮之中。目終日視萬色焉。而視不匿。耳終日聽萬聲焉。而聽不匿。口終日言萬緒焉。而言不匿。身終日動萬應焉。而動不匿。是何物者耶。不必搜玄驚奇。卽此玄之又玄。奇之又奇。所患者。堅志不遠。觀體不親。卑者瑣瑣。日夜持籌。辜較以媚妻子。不知有人。高者斤斤飾名。矯行以媚世俗。不知有我。不將以無窮者。瓦礫委之與。故曰。宇宙未嘗限隔。人人自限隔宇宙。

學在知所以用力。不見自心。力將何用。試觀不識一字凡夫。臨不測之淵。履欲墮之崖。此時此心。惺惺翼翼。不著纖毫。入聖微機。政復如是。不則逐名義而捉意念。爲力彌勞。去道彌遠。

凡人見以爲善。有從名義起者。有從意念起者。名義非真。意念非常。真常之善。無始無名。不可以耳聞聞。不可以目見見。不可以口說說。不可以心思思。儻然得之。得無所得。得且無得。更復何失。挈之乎無情。游之乎無窮。寐者以醒。闕者以通。局者以宏。岐者以同。而長爲天下雄。

出迷入悟。關在一憤。小憤小微。大憤大微。不憤不徹。惟孔子而後憤。憤而後爲孔子。今人飭一行。作一解。便耿耿在胷中。謬以爲如是。如是其何能憤。

千生萬劫。只在此生。一生百年。只在此日。此日一信。歷萬劫而不磨。此日一疑。度百年而如夢。人生難得。

自性難明。珍重當下機緣。莫教當面錯過。

人游於道。鳥游於空。魚游於水。上下四方。呼吸動靜。混成一片。無所之而不爲。是子淵得之。而曰不能離。非故不罷。直是無可罷處。子思得之。而曰不可離。非故不離。直是無可離。時或者未窺此體。以我合彼。終未有之。何論其輟。卽當其作。幾度安排。去道千里。而欲繇是涉至人之津涯。此與種石而望其勾萌何異。學者不領會中之所以爲中。以意執之。長作胷中一緣影。大有不灑灑在。夫中本無物。執亦非我。古之執中者。如人以手作拳。是一不是。二。今之執中者。如人以手持物。是二不是一。是一不是一。不執之。彼自以爲失之。卽執之。吾猶以爲失之。

聖人空空。鄙夫亦空空。故虛而能受。叩而能應。上之不至於聖人。下之不至於鄙夫。未免有知見在。知見主於內。而羅織舊聞。復從而妄證之。難與傾倒。先民謂可使不識一字。凡夫立躋神妙。設果識一字也。一字便著胷中。作梗槩。使立躋神妙能哉。

學人恆言用心。用心實難。祇用耳目。爾曰。自日光。萬古長圓。月受日光。三五缺焉。心與耳目之用似之。有聖者之學。有賢者之學。賢者之學。從意立根。聖者之學。從無意立根。聖其根而滌除不盡。聖果不圓。成者有之。未有賢其根而聖其果者。然則賢希聖。非與。曰。心不能離意。而修意者迷心。賢而希聖。須是踏翻窠臼。別辨根荄。

銷鑠人無如忿與慾者。慾動水滲。怒盛火炎。慾之窒之。心火下降。腎水上滋。此亦吾儒坎離交媾功法。何

必僂家。

欲界無邊。宅畔有宅。田外有田。官上有官。身後有身。故家彌大而經營亦大。位彌高而願望亦高。失爾望。爾得爾望。蜀世短意常多。翻不如三家村裏省事。漢撤脫。

饒君株守終身。必不損吾命之所有。卽蠅營狗苟。亦必不能益吾命之所無。蓋人不能與造化爭衡久矣。若之何不自安命。

見人不是。諸惡之根。見己不是。萬善之門。刻若根。關若門。心和氣平。解脫冤憎。可以存身。可以娛親。可以庇子孫。

儒者之談。曰論是非。不論利害。夫使弱植之夫。不能自持也。必斯言矣。是非利害自有真。真是而真利應。真非而真害應。以此提衡古今。如鼓答桴。未有爽者。

不善讀書者。讀萬卷書。無一字在胷中。善讀書者。讀萬卷書。亦無一字在胸中。

人能當下壁斷。并精神歸一路。何堅不破。何遠不到。弗然者。終日騎牆。將從俗。且畏名義。將從理。復牽情緣。自相撓壞。何以令此中灑灑。造古人佳處。

禮之屬三千。刑之屬三千。出一禮。入一刑。問不容髮。是故衛身。莫善於禮。

人有爲麟爲鳳者。有爲虎爲狼爲蛇爲蝎者。有爲燕爲雀爲螻蟻者。天下不可無此人。則爲麟爲鳳。天下不可有此人。則爲虎爲狼爲蛇爲蝎。有之不足爲重。無之不足爲輕。則爲燕爲雀爲螻蟻。至靈者人。卒則

燕雀蟻蟻比類。命之曰枉生。

能自見者明。能自聞者聰。能自處者才。能自道者辯。

每檢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有多少不愜心處。茫然自失。不容不孜孜汲汲。求畢其分。頗不知痛而摩。不知癢而搔。欲不欲手不得。

持家者持二字符。曰勤曰儉。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。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。今之所謂勤儉。貪耳。吝耳。

人官各自爲品。官品。品之一朝。定命自天。士品。品之百代。造命自我。士君子窺天先之天。閱人中之人。窮物外之物。思身後之身。何短何長。何在何亡。定不以彼博此。

人知縱欲之過。不知執理之過。執理是是非種子。是非是利害種子。理本虛圓。執之太堅。翻成理障。不縱欲。亦不執理。恢恢乎虛己以游世。世孰能戕之。

人與人同善也。易。人與人同過也。難。名心抹撥不盡。必不能與人同過。彼子子然。善則居之。已過則以推之人。未可與濟大事。

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。幾希。舜之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。幾希。易曰。幾者動之微。周子曰。動而未形。有無之間曰幾。老子曰。聽之不聞。名曰希。夫幾希不離倫物。執倫物又不可爲幾希。明察者。舜之惛惛也。悟幾希於倫物。是爲由仁義行。故存之。不悟幾希於倫物。是爲行仁義。故去之。由仁義行。與行仁義。安勉。

不足言。直是誠僞是非之判。

當孟子時。如許行。如白圭。如陳仲子。如楊朱墨翟。皆有意乎聖人之學者也。而不悟幾希。從名理上着腳。故孟子夷許行之道。駱白圭之法。蜎陳仲子之廉。禽獸楊朱墨翟之仁義。故曰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。幾希。

善信美大聖神。有階級無階級人。信聖而不可知之之神。不信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神。易曰。利用出入。民咸用之。謂之神。夫善一神也。□□□之能信善之爲神。而後爲有諸已。而後爲信。

謬見流傳。心在身中。身中直肉團心耳。元來身在心中。天包地外。身地心天。海起浮漚。身漚心海。未有此身。先有此心。幻身滅後。妙明不滅。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可。莊生標薪盡而火傳。

興以雪興。有時而盡。氣以鼓作。有時而衰。待於外者乃爾。吾志吾道。惡乎待哉。天之運。川之流。木之華。鳥之韻。目之盼。鼻之息。疾痛之呻吟。豈爲名義爲之。自有不能已已。世有號爲學人。遇人拈之。勃然不則。委然起滅。滅起機不由已。止名意況。不名爲志。

身其金乎。世其治乎。或得或喪。或順或逆。或稱或譏。或憾或憚。無非煅煉我者。能受煅煉。身與世交益。不能受煅煉。身與世交損。

兩玉相礪。其光不發。一玉一石。磨理整然。舜德光天。固其性生然哉。而得於人助亦不少。父以頑礪之。母以歸礪之。弟以傲礪之。玉不厭石。石亦爲玉。轉殺爲生。化家爲國。若舜者。斯爲宇宙在手。萬化生身。

有善之善，有無善之善。善之善與惡對，無善之善，善不足以名之。何況於惡？惡如彗、孽、妖、氛，善如景、星、慶、雲。無善之善，如太虛空。太虛空，無一物無，無一物有，無一物留，無一物去。

生老病死，如春夏秋冬，遞至乎前，誰能違之？有物焉，生而不生，老而不老，病而不病，死而不死，千萬人無一人信得，及竟逐逐焉，與化俱徂，悲夫！

經學支離，起於以傳解經，不以經解經。蓋有經之經，有經之傳，有傳之傳，有傳之經。夫子言性，不言所以爲性。子思傳之曰：天命之謂性。子思言天命，不言所以爲天命。孟子傳之曰：莫之爲而爲者，天莫之致而致者，命。質以陰陽五行之說，更覺直截簡明。若以我傳經，經亦我傳，經之傳，傳之傳，又不足言已。

或問：內持一念，外修九容，可以爲學乎？曰：唯唯否否。念不可持也，容可修而不可修也。仁守莊蒞，知實先之。弗然者，妄持一念，賈胡襲燕石之珍，徒飭九容，俳優作王公之狀，爲僞而已矣。

世路崎嶇，行之在人。執意展轉成迷，恣意狂馳多蹶，行得去處，勿忘三讓之心，行不去處，須加三反之力。道有樞，仁有術，義有方，教有權。

豪傑之士，依憑才力，可以安天下，而不能自安其心。安心之法，至易至難。噫，祇緣不信至易，所以至難。聖人直爲人耳，取足人之本色而止，不加毫末。而人號之曰聖人，後之人因聖起名，因名起念，因念起功，規規焉欲爲聖人，而於人之本色有加焉，故不爲聖人也者。然後可以爲聖人，爲聖人也者，不可以爲聖人。

火性自焚。水性自溺。石性自堅。雲性自逸。空性自空。妙應無窮。

有友人自許仁以爲己任。吾望其氣。殆以仁爲己任。非仁以爲己任。夫以仁爲己任。與仁以爲己任。二者必有分矣。

德輶如毛。非詩人果以毛比德也。知德不微。有這一絲在。便損全力。舉之能勝。須是悟到無聲無臭處。世味醞釀。至味無味。味無味者。能淡一切味。淡足養德。淡足養身。淡足養交。淡足養民。

白日易下。黃金難成。琉璃可玩而不可擊。如意珠可想而不可得。吾且自足以當富。不役役以當貴。無辱以當榮。無災以當福。閒無事以當僊。只如此已自過分。要如何方是稱心。

祈年莫若愛日。尺璧千金。未足爲喻。能愛日可使一日爲兩日。百年爲千載。

孔顏樂處。如何樂至平淡才不平淡。便屬意興去。孔顏樂體。一塵千里。啞子夢中飲水。覺而向人道不出。尋得樂處。當自知之。

道固有至。學期致乎其至而已。中庸蓋屢言之。道曰至道。德曰至德。誠曰至誠。聖曰至聖。而以無聲無臭至矣。結之。及其至也。聖人有所不知焉。聖人有所不能焉。非真有不知不能也。到至處。卽聖人亦著不得一毫見解。還不得一毫伎倆。

如何又云及其至也。察乎天地。曰無聲無臭。不知不能。是祕密藏。察乎天地。是大光明藏。此卽放之彌六合。卷之則退藏於密之義。蓋祕密藏。卽大光明藏。

一念激烈。跬步萬里。一念沈冥。瞬息萬年。

孰爲意。孰爲心。孰爲性。非一非三。意不了盡者。未可與見心。心不了盡者。未可與見性。

禪那才下一語。便恐一語爲塵。連忙下一語。掃之。又恐掃塵一語復爲塵。連忙又下一語。掃之。耳濡肌髓。亦貫坐結於想。動應於行。臥徵於夢。竊吾自然者。以爲作用。天機一自然。嗜欲一自然。爲權爲中。一自然爲權。爲詐一自然。故不悟不足以窺自然。而徒悟不足以完自然。

學欲混萬物。學欲超萬物。超萬物。不混萬物。其流也爲奇僻。混萬物。不超萬物。其流也爲鄙瑣。超萬物者。已立。混萬物者。已達。

或問所存者神。曰。情識不生。如空如水。問所過者化。曰。雁度長空。影落寒水。雁無留跡。水無留影。

太素者人之本來。入利津焉而染。入名場焉而染。入藝苑焉而染。失其質矣。絲五入而五化。墨子悲之。無入而不自得。古之素心人也夫。

衆人以氣質見人。不以性見人。橫生種種分別。惟聖人以性見人。以性見人。故不矜聖智。不藐顓蒙。不跋古昔。不薄今時。以平等心。行平等事。隨機設法。惟人所取。卒能盡其性。以盡人之性。蓋聖人之神用如此。是儒者鑒空。蓋遺經中已自道之。

凡技藝至妙處。入乎法。又出乎法。師其成心。不入乎法者。鑿拘焉入乎法。不出乎法者。跡而不神。凡技藝無雅無俗。無不益。無不損。得之者。釣令人靜。射令人正。奕令人專。毬令人動而已。病失之者。琴心。

且以挑淫詩書之道。且以文奸言。

人必身與心相得。而後身與世亦相得。不然。身與心爲讎。將舉身與世亦爲讎。得則俱得。讎則俱讎。苦之趣也。得樂之符也。

形不礙神。雅不離俗。金從鑛出。聖以凡修。覆甍生白於糞丸。蓮華托根於汙泥。求真真亦爲幻。真不可求。去幻無以見真。幻不可去。

世知銖銖兩兩。身爲撲滿。入而不出。以爲道之子孫。不知以天地爲家常。廉取仁施。施於不報。序所以遺吾子孫也。以前之所遺遺之。鬼神焉發其藏。而去也若流。以後之所遺遺之。鬼神焉司其契。而取之若寄。鼠嚼枯藤。命根牢不牢。蠅觸曉窗。見地徹不徹。虛擲半生於逝波。起坐中夜之明月。古之真人爲海馬石燕。不爲參蓂。自處在材不材之間。而處天下人在知不知之間。

學不二境。乃見學力。肅之乎賓友之會。忽之乎衆庶之臨。待之乎山水之間。失之乎衽席之上。吾甚恥之。卉木無情。禽魚有情。無識。人有情有識。故證道以人。不若以物。證道以有情物。不若以無情物。所以子思咏中庸於空鳥淵魚。茂叔見太極於盆蓮荷草。

今有麗媛在此。耽色之徒。見以爲上世琛球。養生之家。見以爲人中虺虎。二見大不平等。若以平等眼觀。元來只是一個人。固道之所不載。亦道之所不棄。說好不得。說不好不得。因病投藥。因藥發病。病病易治。藥病難平。藥病雙拋。誰受病者。

瘠者眉睫能言。盲者通身是眼。其神之所爲乎。

身處事外。無言不可。安在無言不酬。孟子曰。人之易其言也。無責耳矣。責在躬。談何容易。

大舜茹草終身。是在世了法。尼父朝聞夕可。是出世了法。

出世了。了道也。了道所以了心。在世了。了事也。了事亦所以了心。世人托大而取盈。往往妄意將來。不可必得者。張大目前。去寒酸之風。肆廣侈之欲。不肯如此便能。何論異日酬不酬。只當日聖心。政且不少矣。未患照處不周。徧患本來不明耳。張燈在室。室光滿。非縮之也。移燈在堂。堂光滿。非拓之也。明德在躬。在家而家。在國而國。在天下而天下。亦復如是。

太上御天。其次不違天。最下與天爭衡。爭之不勝。以至於怨。

或舉學不厭。教不倦。是夫子一生活計。是學夫子者。萬世法程。曰。是固然。然亦打他格式。做不得。有頭腦在先。須默而識之。不默識而學。鼓舞意氣。意氣有時而衰。不容不厭。不默識而教。搬弄口耳。口耳有時而窮。不容不倦。問如何是默識。曰。不識。欲識默識。還問默識者。又問曰。旣已謂之默識矣。且得向人牙後慧討乎。

有戒愼恐懼之中庸。有無忌憚之中庸。中庸非有二也。識此理而保任之。斯爲戒愼恐懼之中庸。識此理而玩弄之。則無忌憚之中庸而已矣。

吾誰與爲尊。尊生。吾誰與爲親。親仁賢。吾誰與爲樂。樂山水之間。吾誰與遊戲。遊戲翰墨。吾誰與爲笑。拉

相與於無相與者。相視而笑。

流行爲水。流注爲沫。沫非異物所成。亦水之爲耳。故克己由己。揔是一己。以人治人。更無二人。達此者一之。其爲功簡以直。不達此者二之。其爲功煩以勞。

夫學也。有益之益。有損之益。有進之進。有退之進。有學之學。有不學之學。知不學之爲學者。可與學矣。

思知人。不可以不知天。天不容僞。所謂誠者。天之道也。不思不勉之謂誠。才著思勉便犯人力。今人於聖人則難之。於常人則易之。不知不思而得。卽赤子不慮而知之良知。不勉而中。卽赤子不學而能之良能。豈有異焉。擇善者。擇此不思不勉者而已矣。固執者。不失此不思不勉者而已矣。故思以思吾所不思。非始乎思。漸習之以至於不思之謂也。勉以勉吾所不勉。非始乎勉。漸習之以至於不勉之謂也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。正中庸之本指。若以不思不勉。推爲聖人分上事。而不復思其所不思。勉其所不勉。犯人力不少矣。犯人力。不可以爲誠。不可以爲天。

大人無多伎倆。只不失其赤子之心。若曰擴而充之。便安蛇足矣。然則本體外。更無工夫乎。曰。大人原無本體。赤子自有工夫。

哀莫哀兮失路。哀莫哀兮無家。哀莫哀兮喪心。孟氏一則曰哀哉。二則曰哀哉。弔之也。環觀宇內。不受孟氏之弔者幾何人。

世界原自缺陷。人心原自圓滿。吾人當以圓滿之人心。圓滿乎缺陷之世界。不當以缺陷之世界。缺陷乎

圓滿之人心。

夫子以仁爲的，羣弟子射之，如射覆。夫子更不道破，第以行持之法授之。行持不來，彼當自究。至其自註，仁者人也一語，渾淪不鑿，函蓋無盡。幾欲更詮一語，如蚊子咬鐵牛，直是無容口處。

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，在學間有革命之功，蓋支離之說，浸灌入人心髓，久矣。非其開天闢地大神力，大光明力，必不能爲吾道轉此法輪。

士大夫欲爲天地萬物惜生命，爲百姓惜財惜力，爲自己惜心神，爲子孫惜福，無如情從怨，事從簡，用從儉。

石中有火，擊之乃見。今人乍見孺子入井，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。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，欲人因擊之火，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。夫擊之火，火之可見者也。不擊之火，火之不可見者也。見可見之火，不過見火之形，見不可見之火，而後見火之性。

有讀書者，終夜展書，終日拋書，而枕書。時出山硯水涯，不極其致不返，或問之曰：展書是讀書，拋書枕書亦是讀書。吾蓋於寤之中得幾分，寐之中得幾分，書之中得幾分。書之外，山水之間得幾分。又曰：世人解讀有字書，不解讀無字書。吾歸語吾兒，抱一得一存之，以爲讀書法。

百年交游，半爲黃壤青草。三界遊戲，忽成萬古千秋。如何不悲，如何不樂。寡學不如多學，多學不如絕學。多學者益以爲損，如仰天池，一瀉可盡。絕學者損以爲益，如出山泉，涓涓